



书中的朋友

□ 郭德诚

阅读,在我看来,就是结交朋友,也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小时候,富有激情,耽于幻想,追求刺激,先后认识了保尔柯察金、牛虻、于连、杨子荣等等。最让我着迷的,还是福尔摩斯,从一点小事入手,层层剥茧,一路追踪,缉拿真凶,伸张正义,让我神往不已。省吃俭用,买了一整套福尔摩斯探案集,有些章节,能熟烂于心。也梦想过去当警察,可惜我的眼睛,是高度近视。

后来,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人间烟火,把我带到了散文随笔的天地。这里,家长里短,喜怒哀乐,人情冷暖,五味杂陈,那些人,那些事,就像你的左邻

右舍,亲切自然。我又认识了汪曾祺、梁实秋、阿城、史铁生……他们告诉我,人,首先是生活家,其次,才是作家;作品,只不过是生活的副产品而已。你看他们娓娓道来,哪一件不是日常的生活琐事、小事。讲得又那么漫不经心,可你细品,那里面却饱含着生活的热度,人情的浓度,生命的深度,以及清醒的自我认识。史铁生,对生与死的考虑,对生命认识的高度,那是令人震撼的,就是在作家群里,也极少见。很明显,这和他的经历有关。汪曾祺,那可是个大家吧,可他《泰山片石》中说:“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

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殆矣。人贵有自知之明,不要‘小鸡吃绿豆——强努’”。实话实说,不装腔,不作势,这样的朋友,必得深交,他们的书,出一本,我买一本。

有时简单一行字,真要深刻领会,那还得有生活的积累。记得那年,我在外地出差,接到一封电报:祖母病危速归。我回家的路上,又慌又怕,脑子乱极了,各种猜测,纷至沓来,脑子嗡嗡的响,像要炸开了似的,恨不能一步跨进家门。可真到家门口的时候,脚步却迟疑了,犹豫再三,不敢上前。到那时,你才会对“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有深入骨髓的理解。

老刘,和我一个办公室,桌对桌,我俩很聊得来。那年单位破产,他就回老家无锡去了。他上车时,我俩也没说话,只是两手紧紧握了一下,点了点头,车已开出很远,融进了苍茫的暮色,他的手,还在挥。

多年后,我去苏州出差,意外碰到老刘,虽说没有“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那样的沧桑,但此时,两人鬓角染霜,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事后,我想起了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诗,28个字,从我读到它,到真正读懂它,竟用了30年!

病痛

□ 杨琳

梯间,满眼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排队等候,做检查,取单拿药……消磨了一天,钱没少花,药没少开,人没少折腾,好在父亲的眼疾没有想象中严重,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

儿时,在乡下,常见患病几十年的老人,奶奶就是其中的一位。经常听奶奶说,身上疼,问哪儿疼,她说全身都疼,没有不疼的地方,仿佛疼痛连同村庄、树木、炊烟一起长进了她的身体里。奶奶唠叨,这样疼痛还不如死了,死了就干脆利索了。以至于后来,我听到别人喊疼,就条件反射般地想起了奶奶。在奶奶看来,吃一片止痛片是缓解身体疼痛的最佳方法,一日三次,像吃饭一样按时按点。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一片片白色的药丸早已融进她的身体里。庆幸的是,奶奶到现在身体还算硬朗。

铜火锅

□ 孔庆武

老北京的铜火锅,招牌响亮,去了,品尝过了,你会夸赞味道纯正。木炭还原森林体内的阳光和树香。火锅里沸腾的江湖,平静的有些汹涌。

东北的冬天嘎嘎冷,火炕上的泥火盆上面酸菜猪肉炖着粉条子。在老家的村庄几乎家家户户可以闻到这种香喷喷的味道。

大缸里腌渍的酸菜,捞出几棵洗净切丝,放进铜火锅,你会发现酸菜丝还原成白菜翠绿翠绿的颜色。这是铜火锅独特的地方。

一锅酸菜丝早早地染绿了春天,不知不觉打发着东北漫长的冬日时光,春天就不会觉得遥远。

老北京的铜火锅,筷子夹着内蒙古的牛羊肉,入水一涮即熟,漂成一片片雪花肉。再开上一瓶北京红星二锅头,酒暖肉香,美味火锅。把干冷的空气拒之门外,让日子变得丰盛。

小时候,铜火锅是奢侈品。村里的泥匠阿吉嘎选择在每年的春秋制作泥火盆。春秋季节泥水易干,可筑器物。选优质黄土做坯料,过筛碾细,去除杂质,泥水调和均匀,把乱麻绳茅草掺进土里,和好的泥反复摔打,走泥成型。阿吉嘎严格延续老手艺做法,每个环节一丝不苟,在他眼里每一个泥火盆都是有生命的。

先放在室外自然风干七天七夜,接着一遍遍的抹制,修复干土裂纹,打磨至光滑完整无缝隙。阿吉嘎学过绘画,在红旗营子乡方圆百里的木匠打制的家

具,都要经过阿吉嘎的画笔。或人物,或山水,每件都显得光泽有神韵。日子从他的指缝间滑过,如今所剩无几的老家具成了稀罕宝贝,城里的收藏家愿意花大价钱收购。

年岁大了,眼花,手握着纤细的笔锋,家具上的绘画濒临失传。如今,阿吉嘎在没有物色到徒弟之前,唯一能做到的只有在泥火盆上绘画。他为亲身做的泥火盆一遍遍描绘作画到最后的刷油上色。仿佛从前逝去的时间又回到了他的指缝间。他认真地勾勒,细细地描绘。笔锋娴熟缓慢地画着吉祥图案。泥火盆上又多了一道即将失传的风景。

东北的村屯靠火炕取暖,劈柴棒,木疙瘩,大枝柴,燃烧的火焰“吱吱,吱吱”“噼啪,噼啪”地尖叫着,取灶下的炭火放置泥火盆中,三角铁架上架着锅,涮肉,涮菜,涮海鲜,圆形火盆四方沿上摆满涮锅的肉类和佐料。黄土火盆陪伴着我们的成长,既是取暖的太阳又是温饱的粮仓。土豆,地瓜,栗子,核桃……埋在炭火里,栗子要剪口,核桃尖蘸水,不然它们会从炭火里蹦出来。香气氤氲从炭火里钻出来的热气,会把浮灰吹出一个小洞,孩子们喊着:土豆土豆你姓刘,放个屁你就熟!一个个小手,捧着热乎乎的美食,吃的小嘴巴两边留下长长的“黑胡子”。

这是泥火盆优于铜火锅的地方。光阴如白驹过隙,昨天骑白马的少年坐在老北京火锅店,还时常想起一首诗句:踏花归去马蹄香。

三

坐在的青石台阶上,看别人家的一对门枕。它是一座宅子的表情,不管是春夏秋冬,雨雪霜晴,不喜也不悲。

就这么一块石头,从它与门相依的那天起,就见证主人一家,一年四季,寒暑易替的迎来送往。

春天,小孩子蹲在门前放鞭炮,两只小手捂着耳朵,门枕雕成的石鼓上,落一层嫣红的纸屑。

夏天,主人站在门口迎接一个贵客,拱手作揖,一团和气。秋天,一轮明月照在石上,老宅子楚楚有意境。冬天,大雪纷飞。唯石与瑞兽,与天地一道,沉睡。

一座宅子,青砖、青瓦、重檐、台阶、窗棂,就像一个人的五官被关注,门枕是一件很容易被忽略的房屋构件。

门枕是用来做什么的?它可不是摆设,也不是显摆和炫富,虽然有显和炫的成分,它是要稳固门框,固定一副厚重大门,门枕与门,唇齿相依。如果一副门都没有了,门枕自然会遗落露天旷野。

一对门枕,老城人家门口司空见惯,让房子变得雅致。就像一幅画,在旁边矜一方印。有客来访,轻叩门环,或者用手摩挲那块材质细腻的门枕。这块石头,是块青石,它本在深山,被工匠雕刻打磨,成为一户人家,有头有脸的门枕石。

门枕之侧,是世俗的民间生活。民间这个词很具体,就是进门、出门,拉亲做媒,婚丧嫁娶……每一天的生活都实实在在发生,它们与居家过日子有关。

我在老城,见到一户人家,宅已经衰落,破败不堪,已有时日无人居住,门前的一对石鼓,旁边长着杂草与闲花,仍旧诉说着往昔的繁荣与热闹。

门枕,见证纷至沓来,也见证门庭冷落,见过大红大紫,也见过贫民本真。所以,才懂得什么叫做门当户对。

门枕,是一道物话,与故园、老宅、守望有关。我要是早生一二十年,小富即安,买三室一厨的青瓦小屋,当然有天井,宅前门枕雕鲤鱼和蝙蝠,路过的人看图案,就已经知道,虽然我非常努力过,但混得并不咋样。有客来访,从门枕石旁跨步入门进宅。

有门枕的房子,是有故事的老宅。一个人用手抚摸老宅,他梦中摸着的是门枕石。门枕石如绸缎般光滑,让人想起家的柔软。

寂寂冬日

唱歌的知了和跳舞的麻雀
一瞬间消逝得无声无迹
我在空旷的乡村
见到久违的稻草
零散地卧在大地的胸膛上
温暖的阳光穿越沟渠潺潺的流水
我知道这是季节的车轮
滑过时空的光影
它把万物罩住,又一声不发

我看见城市大厦墙上的光线
温柔,温暖,温馨
这个时候我更喜欢阳光的气息
丝丝缕缕,无孔不入
我开始静下来
面对一切悲欢,抑或向往
我总会在阳光下看见
另一些事物歌唱舞蹈
不为人知,心平气和

(叶志勇)

卜算子·冬日喜相逢

把酒话平生,
幸有知音遇。
别后愁身任海涯,
心伴伊归去。

今日喜相逢,
缘分终得续。
老却当年抚笛人,
料是长相忆。

(许华凌)

一只松鼠的行为艺术

在山上的玉米地
猝不及防,与一只
可爱的松鼠相遇
两只前爪抱着棒玉米
直立在我面前
相对而立的瞬间
立马闪过一棵大树下
放下怀中的玉米,腾地
一溜烟儿,窜上逆光的树冠……
我无意冒犯,更不吝嗷
几棒玉米。只是
那憨态可掬的画面儿
良久地卡通在脑海,而
树下遗落的那帮玉米
直勾勾地看着我,更让
舍命不舍财的我
汗颜。悲哀

(王田喜)

捡菌子

住附近的村民,天麻麻亮就进山了
他们捡最好的松茸,青头菌,牛肝菌
稍晚一些进山的,有村里人
也有城里人
他们也捡松茸,青头菌,牛肝菌
中午下山,周末进山的
基本全都是城里出来碰运气的
老老少少,男男女女
他们捡别人捡剩下的,不要的
品种不好的杂菌
偶尔捡到一朵漏网的松茸,青头菌,牛肝菌
就欢呼雀跃着拍照,发朋友圈
如果他们只捡得到皮条菌,滑肚肚菌
他们也不嫌弃,也会非常满足
晚餐,照旧吃得津津有味

(毛雪峰)

枯枝

枯枝是有生命力的
它隐忍
比枝繁叶茂时刻更坚强

在它破裂的躯干上
我看见绿芽一片接一片吐露
花开的声音
拨动阳光

折断一根枯枝
我需要多么大的痛苦
而它的泪
又是多么酸涩

(马骏斐)

理直气壮的乌鸦

父亲的坟上
自由生长的高草高得像树
枯黄的枝条上
覆盖着白雪

一只乌鸦落在那里
一身醒目的黑
在我临近的时候
向我叫着
要把我驱离

呜哇,呜哇……
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或许是觉得
它陪伴父亲的时日
远远地多过了我

(良木)

荒草

冬天快到了。荒草围住我
荒草外面还是荒草,团团包围
在一万重荒草中间
有时候觉得是只羊
有时候觉得是兔子
变幻向老鼠转化时
我控制住了自己的身心和想象
秋风萧瑟,荒草哭喊
秋草的慌乱,仍旧遵循着秩序
步调一致,渐渐拥有
雄壮的节奏和空阔旋律
风声,荒草起伏如羊
一时间羊群遍野
羊群之外还是羊群
千万重羊群中间
一簇簇凛冽荒草

(王笑风)



城市的雪

□ 张叶

初冬灯下,读肖复兴的文章,他写道:“城市的雪,从入冬以来就一直在期盼中”,这真是一语击中雪人柔软的情怀。

在城市等雪,像等一位阔别经年的老友,他隐匿于江湖,洞悉世事又不染凡尘。尽管在北方,雪每年都来,却年年保持着新娘般的清新雅丽,年年搅动一颗期盼热切的心。城市落雪,是有点奢侈的事,辉煌的灯火、密集的人群和车流,使城市的温度总是比乡村高些,城市的雪下得畏葸、谨慎、矜持又吝啬。雪要想洁净长久地保留下来,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居住高楼,雪纷纷扬扬掠过窗子时,就像是只可远观、难以触及的使者,接一片到手心,倏地消融了。

比不得乡村,雪落下来,与土地、草坪、原野、沙滩相拥、相亲、相爱,融化后将干净的水赠送于深藏大地的生命,属于“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回归。在城市则不同,车辙和足印碾踏过后,便成了“污淖陷沟渠”的泥浆,不复有原本的空灵。

因而城市的雪弥足珍稀,但依然挡不住人们向往在雪天寻觅一片静谧洁白的愿望。

倘若小区里下了急雪,最兴奋的除了喜欢打雪仗的小孩子,再就是我们这些喜欢搞点“行为艺术”的大人了。乡野的雪,面积大,人们出门尽情观赏即可。城市的雪不一样,能触摸到的覆盖面小,所以适合堆雪人、做雪雕,就像城市人因为寸土寸金便喜欢盖高楼,下雪时则可以雪也尽可能“立体”起来。隔壁的王叔,最拿手的是将雪球培成圆滚滚的“红”灯笼,褶皱清晰可见,给人一种即将过年的错觉;他还会堆刻十二生肖,给他那个小孙子的童年带来了无尽的自豪与快乐。另一个邻居小李,当过十年兵,每逢大雪,最喜欢将雪堆成一堵墙,然后雕镂出“祖国万岁”之类的大字,是一道令人为之振奋的风景。我则最喜欢做美女雪雕,穿露肩婚纱的那种。大雪时,厨房里锅铲、勺子,画室里的刮刀以及地下室的铁锹,统统都变成了雕刻工具。一件雪雕便是一个故事,我想象她是少女、新娘、公主,拥有美丽的爱情和花园。记得有两次,寒流袭击,有人实在不忍心穿裙子的“新娘”在寒风中受冷,便给穿西式“婚纱”的她披了件立领中式旧花袄,令人忍俊不禁。大家都知道,花袄是一楼尹阿姨的,老太太一辈子心善,猫猫都喜欢找她讨吃的。

顾城在《雪人》中说:“在你的门前/我堆起一个雪人/代表笨拙的我/把你久等”,是呀,下雪的夜,万籁俱寂,雪人还在黑夜里等待未归的人。

去老城拜访一个人,最好的相遇方式,是先遇一堵墙。

老城有老墙,黛瓦映衬下,适宜题诗。

也难怪,一时诗兴勃发,又找不到宣纸,就把诗题在墙上。那堵墙,保存到现在是诗墙。诗言志,墙载诗,过往的行人看到了,念上两句,老墙也成了最早的媒体。

墙老了,也就松松蹒蹒。用指尖去抠,那些砖泥窸窣而下。砖缝里长出一棵树。这棵树,不知是哪个年代的鸟,在墙头遗落下的种籽。

春天的墙头,栖息过一只活泼的鸟,夏天有几颗滚动的紫色绣球,秋天墙缝里藏过一只弹琴的蟋蟀,到了冬天墙面上只剩下—袭爬山虎,这种攀缘植物的叶片不见了,被风吹散,茎须像一张网,紧紧地包裹老墙。

老墙曾经承托过一间房子,或者试图围起一座院子。也许有一个古代书生,骑在马上,朝墙上张望。

墙上爬满凌霄、蔷薇,是花墙;墙上烟熏火燎,是百姓的烟火墙。

那些曾经在老墙上的“粉”,犹如女人的胭脂,被雨水冲刷,变薄了,老墙变得灰黑剥蚀。

墙,有节俭收藏的意味。垒土为墙,意在收藏。我所在的古城,从前巷子的拐角处,人家的后墙上嵌一块勒石,上书:“敬惜纸张”,它在提醒路人,不要把纸随便扔在地上,墙上开一孔隙,且把它放在墙肚子里。一堵墙,是一张纸的归宿;在古人心中,一张薄薄的纸,有墙一样的份量。

有些老墙,看上去倾斜,却不见得倒下。在我的邻居陈家井上,一面墙,有草木和植物的根须,儿孙般的搂抱,老墙还能存活几十年。

二

在老城,我喜欢找一块青石台阶,坐在那儿休息一会儿。

文昌阁显然是一个敞开的公共场所,私密的话不宜说,隔墙有耳,不小心就走漏了隐私。《阅微草堂笔记》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位书生寄寓高庙读书,夜晚就在文昌阁廊下入睡。朦胧中,听到阁子上说话:我平时不怎么花钱,又积攒了不少钱,怎么办?甲对乙



坐在老城休息一会儿

□ 王太生

说,你可以用这些钱铸一尊佛,送西山潭柘寺供养。乙听了啐甲,叶叶,施舍也必须是自己的钱财,佛又怎么能不问清楚你这些东西的来历,接受你偷盗的不义之财?继而寂静无声,书生循声望去,阁子上只剩下一地月光,空空如也。

从前,我住的附近也有座八字桥。桥东有春米店,一溜木门,不时传来“扑通、扑通”沉闷的春米声;桥西有一间老虎灶,从早到晚,水汽氤氲。老桥旁,有人支一口锅灶,舀入河水,煮一锅菱角、河藕站在那儿卖。这样的场景,宜配一介古代书生,穿长衫,削剪双臂,站在桥上,看一叶小舟飘然而去。

有桥的地方就有老城人家,贩夫走卒、三教九流,鸡犬相闻,临水而居,一幅人烟繁杂的“清明上河图”。

建筑有其属性。南方和北方“髯须飘飘”的城市,文昌阁一般是有的,而江南水网地带,才有八字桥。

文昌阁是雅的,八字桥却俗。一个寄踞空旷之岗,一个悬于河流之上。阁与桥,串联起一座城的文昌水秀。

阁子里,宜逗留、谈心、交友、男女幽会,喁喁私语;而桥上,芸芸众生,市声鼎沸,叫卖高亢,呼朋引伴。尤其是那桥的两端,极像布口袋,将路渐渐收拢,心里有事的人,夹着包袱,或者手提肩扛,踉踉独行——文人名士,落子闲坐;市井草民,穿桥而过。